

古人为啥这么喜欢炼丹服药？

——从秦始皇寻药说到明朝“红丸案”

9月15日,国家文物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,认定在青海省玛多县发现的“昆仑石刻”为秦代刻石,并定名为“尕日塘秦刻石”。这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,记载了2200多年前,五大夫率方士组成的队伍寻药昆仑的事。

寻找长生不老药,或者炼制仙丹灵药,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可谓源远流长。有时候即使出了人命,炼丹事业也会前仆后继,代不乏人。中国古人为何如此执着?咱们来说古人炼丹服药的那些事儿。

□吴润凯

一

明光宗朱常洛病了,一病不起。离他登基当上大明的皇帝,不过十天。

太医们束手无策。只有一个外行的内侍,名叫崔文升,竟然敢给皇帝开了个方子。朱常洛也真是豁出去了,竟然敢照着这个方子配药、吃药。这下可好,大泻不止,皇帝一夜如厕数十次,一度昏迷不醒。然后,又有个胆大的来献药。这个人叫李可灼,任职鸿胪寺,举止颇有几分仙风道骨。他被引荐后,向朱常洛进献了自己调制的“仙丹”。仙丹被藏在一个造型古朴的锦匣内,送至御榻前。朱常洛迫不及待,就着水服下一颗仙丹,感觉精神立马好了许多,暖润舒畅。大臣们悬着的心也都放下来,欢呼雀跃地退下了。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快好了。

二

服食仙丹,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。朱常洛绝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只不过,历史上大多服食仙丹的皇帝或名人,都不是为了治病,而是为了长生不老,或为了升仙。距离朱常洛当皇帝大约两千年前,战国时代,已经有一拨炼丹方士在各国之间蹦跶,向国君进献不死之药,把齐、燕两地个别国君发展为忠实拥趸。从秦始皇开始,皇帝就普遍怕死,从而拉开了无限折腾地寻找长生不死药的序幕。秦始皇最疯狂的举动,是派出童男童女各五百人入海寻药。结果,人都有去无回。汉武帝晚年也怕死,但他比秦始皇“幸运”,因为这时候已经有方士声称可以炼制丹药,不用再去虚无缥缈的海上找了。方士李少君,自称见过蓬莱仙人安期生。他向汉武帝表示,他有一项神奇的技能,可以化丹砂为黄金,再用这些黄金涂抹餐具表面。一日三餐使用这种特制的餐具,可以延年益寿。寿命足够长了,才能到海上见到安期生,求得不死之药。李少君这个脑洞开得很大,理



明光宗朱常洛画像

论逻辑也没毛病,所以深得汉武帝信任。不过,他还没帮汉武帝实现长生大业,自己就先病死了。延年益寿的说服力大打折扣。现在的研究认为,李少君其实就掌握了一项核心技术:朱砂为汞。就是他能够用丹砂烧炼成汞(水银)。靠这项技术,李少君在帝国的不老之药忽悠版图上,赢得绝对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
三

汉武帝时代,估计有少数像李少君这样的“精英”掌握了“朱砂为汞”的技术。当时写成的一些书,包括淮南王刘安所编的书里,都记载了这项技术。比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丹砂列为上品药,明确指出其能化为汞。大家应该还记得司马迁写过的“巴寡妇清”——中国最早的女富豪。她是怎么发家的?就是因为家里有矿,家族发现了丹砂矿,靠卖丹砂赚得盆满钵满。可见,秦汉之际,丹砂的需求量和价格都很可观。而其主要流向,正是用于炼丹。炼丹术中,丹砂和水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古代方士把炼丹渲染得神乎其神,说白了都是围绕丹砂—水银之间的神奇“还丹”变化来进行的。就像东晋著名的炼丹家葛洪所言:“丹砂烧之成水银,积变又还成丹砂。”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化学过程。用我们现在的化学知识,一个高中生就可以秒杀古代一流的炼丹家。但古代炼丹家在毫无现代化学知识的背景下,试验出了这么神奇的化学变化过程,他们的原创性,绝对让现代人望尘莫及。当时的炼丹家在理论认知上非常淳朴。他们发现丹砂这么奇妙,能在水银、丹砂之间变来变去,不像草木一烧就成了灰烬。他们还发现,丹

砂不但烧而不灭,而且“烧之愈久,变化愈妙”。“烧不死”和“不败朽”的东西,一定也能使人长生不死。基于这种朴素的信念,炼丹家不断折腾,在主料丹砂和水银之外,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其他金石药物,彼此混合烧炼,反复进行还原和氧化反应实验。最终,顶级的炼丹家用九个连续的反应器,可以递次炼成丹华—一神符—一神丹—一还丹—一饵丹—一炼丹—一柔丹—一伏丹—一寒丹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九鼎神丹”了。

四

自古以来,自称深谙炼丹大法的方士奇人很多,有些是忽悠的,也有些是真诚的。先举个大忽悠的例子。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,找了一堆道士来炼仙丹。这个炼丹小组的负责人叫赵归真。炼了许久都炼不出一点儿名堂,赵归真请求到吐蕃采购炼丹用的仙药,说这些仙药本国找不到,只有吐蕃国有产。他的请求未获批准,理由:你是炼丹小组的组长,肩负重担,如果你去干采购的活儿了,整个小组不就群龙无首了吗?你说说吧,需要什么仙药,我们派人去买就行。赵归真于是奏上药名:李子衣十斤,桃毛十斤,生鸡膜十斤,龟毛十斤,兔角十斤……唐武宗让人找遍各地,果真没找到。肯定了,这些都是赵归真想开溜而杜撰出来的药名,怎么可能找到?反正唐武宗跟着赵归真炼丹吃药,30岁出头就归西了。一些真诚的炼丹家,可能穷其一生,都在琢磨怎么炼出一炉“好仙丹”。比如葛洪。葛洪强调,炼丹一定要找人迹罕至的名山,否则邪气进

来了,药就炼不成。开炉前还要斋戒百日,不见俗人等等。百般禁忌,种种仪式,哪一个都得认真真,不能疏忽。尤其是火候,决定了将要进行的化学反应是否成功。一个好的炼丹家,一定是对火候的掌握到了纯熟的地步。葛洪特别钟意用马粪做燃料,他甚至认为,有些丹药炼制时须“以马屎火煨之三十日”。除了马粪,人粪偶尔也用于古代炼丹活动。唐末成书的《通玄秘术》记载了一种名为“人粪霜”的燃料,即将一两左右重量的人粪晾干后盛于瓦片,在火上烧烤,待颜色发红后,再用瓦片盖好,将火移走使其温度下降,以免成灰,取出后即可用作温养丹药的燃料。这个也成了炼丹的一个“小秘诀”。

五

不过,即便是最认真负责的炼丹家诚心诚意炼出来的“仙丹”,给你,你敢吃吗?按照规矩,炼丹家应邀为皇帝、贵族炼丹,一般都要先自服,试吃看有没有问题。试吃往往试出悲剧。《洞仙传》写过一件事,东汉时期,毛伯道、刘道恭、谢稚坚、张兆期四人一起在王屋山学道,学了三十多年,共同炼出一款神丹。毛伯道先试吃,死了。刘道恭接着吃,又死了。谢稚坚、张兆期一看势头不对,都不敢吃,弃药而逃。这个事不管真假如何,至少说明了当时炼丹家的一种成名风险:以身试药、中毒而亡的概率,毕竟太大了。丹药中所含的铅、汞、硫、砷等物质对全身各系统和器官均有毒性作用。其基本病理过程涉及神经、造血、泌尿、心血管、生殖等多个系统。比如汞,中毒后手脚发麻,口腔麻痹,全身乏力,头昏,头痛,严重可危及生命。此外,硫和砷的氧化物,都有剧毒。这些原理,古代炼丹家一开始不懂,但他们试过、死过就慢慢知道了。为皇帝炼丹的方士,为了自身安全,会借力皇权转移试药风险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当政期间,有个叫董谧的人向拓跋珪进献炼丹成仙的经书,获得重用。拓跋珪专门为他设置仙人博士职位,设立仙坊,作为煮炼仙丹的指定场所,还封了整座西山,只为炼丹提供燃料。最重要的是,拓跋珪为董谧提供了一批死刑犯,用于试药。这批死刑犯,基本都试药试死了。拓跋珪自然也不敢服用董谧炼出来的仙丹。知道服用丹药中毒的风险太大,惜命的皇帝通常是不会轻易吃的。北齐文宣帝高洋请方士炼成了九转金丹,但他一直放在玉匣里不吃,对外声称:“我贪人间作乐,不能飞上天,待临死时服耳。”等到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吃,也不迟。除非,哪个好彩的皇帝遇到了

大师级的炼丹家,他才敢放心服用。陶弘景就是这样的大师。他为梁武帝萧衍炼过丹药。史书记载,梁武帝为陶弘景提供了黄金、朱砂、曾青、雄黄等作为炼丹之用。丹炼成后,色如霜雪,陶弘景称为“飞丹”,他自己吃过后感觉身体变轻了,有种升仙的幻觉。梁武帝跟着服用了,也有很好的效果。但是,同时代的另一炼丹家邓郁,也为梁武帝炼制了丹药。梁武帝却不敢吃他的。可以看出,南北朝时期的皇帝,虽然想长生,也想升仙,但他们对丹药的服食还是很慎重的。

六

唐朝人对丹药的态度,可就没有这么慎重了。包括前面提到的唐武宗在内,唐朝至少有六任皇帝是服用丹药中毒而死的。皇帝的疯狂,也带动了文臣武将、诗人道士的疯狂。李白、韩愈、元稹等等,要么极度热衷炼丹,要么因为服丹而死。整个大唐的气质,似乎都带着这种癫狂、迷幻而不真实的色彩,这跟丹药的流行不无关系。不过,代价太大了。你想想,光皇帝就贡献了六条命。所以入宋以后,服食金丹这种高风险的事儿,大家干得少了,慢慢转而练起内丹术。看来,还是气功安全点。到了元明以后,炼丹术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革,以丹砂、金石炼丹的传统方式,几乎完全被本草所替代。方士们希望在植物王国寻得合适的炼丹原料,即现今广泛流行的本草中药。但并不是说本草丹药就无毒,很多用于炼丹的草木本身也有毒性。因此,这些也可能致命。然而,不要命的皇帝,还是有的。嘉靖、雍正等明清两代热衷于丹药的皇帝,时常服用的仙药可能主要功能在于壮阳。这些仙药基本混杂了草本与金石,还有红铅、秋石、人乳等诡异的配方。有种说法,他们最终也都中毒而死了。登基一个月的时候,病重的明光宗朱常洛吃到了李可灼进献的仙丹。这种仙丹,其实就是一种混合红铅、辰砂等炼成的红色药丸。朱常洛一下子感觉病快好了,直夸李可灼是“忠臣”。当晚,又催促着服下了第二颗红丸。出乎意料的是,第二天凌晨,朱常洛的病情突然恶化,随后一命呜呼。李可灼及其进献的红丸,成了最大的嫌疑。是意外,还是蓄意?背后,有没有主谋?“红丸案”发生后,一直都是众说纷纭的疑案。就“仙丹”本身而言,在漫长的皇权历史中,它始终昭示着帝王们最诡异的一种死法。很多离奇无解的、阴谋密布的皇帝之死,背后都有仙丹的影子,或以仙丹作幌子。朱常洛服用之后,回光返照式的体验与迅速的垮掉死亡,恰好是古代丹药神秘悬疑的一个缩影:即便你贵为皇帝,服用之后,下一刻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